

陈治平

孙轩辕

陈文英

辑

新编绘图今古奇观

上



新编绘图今古奇观

上

陈治平 孙轩辕 陈文英 辑

目 录

(上)

第 一 卷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1)
第 二 卷	乔彦杰一妾破家	(32)
第 三 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48)
第 四 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71)
第 五 卷	玉堂春落难逢夫	(95)
第 六 卷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135)
第 七 卷	合影楼奇缘留佳话.....	(164)
第 八 卷	清安寺开棺续前缘.....	(183)
第 九 卷	刘翠翠长恨情难圆.....	(194)
第 十 卷	轻佻女私奔落风尘.....	(211)
第 十 一 卷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227)
第 十 二 卷	柳春荫百磨存气骨.....	(247)
第 十 三 卷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276)

第十四卷	郭挺之榜前认子.....	(294)
第十五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儿.....	(315)
第十六卷	风流客苦偿风流债.....	(324)
第十七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340)
第十八卷	唐玄宗恩赐纁衣缘.....	(373)
第十九卷	无情妇贪欢罹白刃.....	(389)
第二十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404)
第二十一卷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416)
第二十二卷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427)
第二十三卷	文世高断桥生死缘.....	(440)
第二十四卷	东廊僧招魔陷囹圄.....	(458)
第二十五卷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471)
第二十六卷	赫监生魂丧非空庵.....	(487)
第二十七卷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515)
第二十八卷	刘小官雌雄兄弟.....	(529)
第二十九卷	吹凤箫女诱东墙.....	(549)
第三十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	(568)
第三十一卷	乐小舍拚生觅偶.....	(609)
第三十二卷	欺贫女怒触雷霆.....	(620)
第三十三卷	夸妙术丹客提金.....	(633)
第三十四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650)
第三十五卷	任君用恣淫遭宫刑.....	(662)
第三十六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682)
第三十七卷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702)
第三十八卷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718)

第三十九卷	蔡小姐忍辱报仇.....	(732)
第四十卷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759)

第一卷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世上何人会此言，休将名利挂心田。
等闲倒尽十分酒，遇兴高歌一百篇。
物外烟霞为伴侣，壶中日月任婵娟。
他时功满归何处，直驾云车入洞天。

这八句诗，乃回道人所作。那道人是谁？姓吕，名冢，号洞宾，岳州河东人氏。大唐咸通中应进士举，游长安酒肆，遇正阳子钟离先生，点破了黄粱梦，知宦途不足恋，遂求度世之术。钟离先生恐他立志未坚，十遍试过，知其可度，欲授以黄白秘方，使之点石成金，济世利物，然后三千功满，八百行圆。洞宾问道：“所点之金，后来还有变异否？”钟离先生答道：“直待三千年后，还归本质。”洞宾愀然不乐道：“虽然遂我一时之愿，可惜误了三千年后遇金之人。弟子不愿受此方也。”钟离先生呵呵大笑道：“汝有此好心，三千八百尽在于此。吾向蒙苦竹真君吩咐道：‘汝游人间，若遇两口的，便是你的弟子。’遍游天下，从没见过有两口之人，今汝姓吕，即其人也。”遂传以分合阴阳之妙。洞宾修炼丹成，发誓必须度尽天下众生，方可上升。从此混迹尘途，自称为回道人。回

字也是二口，暗藏着吕字。尝游长沙，手持小小磁罐乞钱，向市上大言：“我有长生不死之方，有人肯施钱满罐，便以方授之。”市人不信，争以钱投罐，罐终不满，众皆骇然。忽有一僧人推一车子钱从市东来，戏对道：“人说我这车子钱共有千贯，你罐里能容之否？”道人笑道：“连车子也推得进，何况钱乎？”那僧不以为然，想着：“这罐子有多少大嘴，能容得车儿？明明是说谎。”道人见其沉吟，便道：“只怕你不肯布施，若道个肯字，不悉这车子不进我罐儿里去。”此时众人聚观者极多，一个个肉眼凡夫，谁人肯信，都去撺掇那僧人。那僧人也道必无此事，便道：“看你本事，我有何不肯？”道人便将罐子侧着，将罐口向着车儿，尚离三步之远，对僧人道：“你敢道三声‘肯’么？”僧人连叫三声：“肯，肯，肯。”每叫一声“肯”，那车子便近一步。到第三个“肯”字，那车儿却像罐内有人扯拽一般，一溜子滚入罐内去了。众人一个眼花，不见了车儿，发声齐喊道：“奇怪！奇怪！”都来张那罐口，只见里面黑洞洞地。那僧人就有不悦之意，问道：“你那道人是神仙，还是幻术？”道人口占八句道：

非神亦非仙，非术亦非幻。

天地有穷，桑田经几变。

此身非吾有，财又何足恋。

苟不从吾游，骑鲸腾汗漫。

那僧人疑心是个妖术，欲同众人执之送官。道人道：“你莫非懊悔，不舍得这车子钱财么？我今还你就是。”遂索纸笔，写一道符，投入罐内，喝声：“出，出！”众人千百只眼睛，看着罐口，并无动静。道人说道：“这罐子贪财，不肯送将出来，

待贫道自去讨来还你。”说声未了，耸身望罐口一跳，如落在万丈深潭，影儿也不见了。那僧人连呼：“道人出来！道人快出来！”罐里并不则声。僧人大怒，提起罐儿，向地下一掷，其罐打得粉碎，也不见道人，也不见车儿，连先前众人布施的散钱并不见一个，正不知那里去了？只见有字纸一幅，取来看时，题得有诗四句道：

寻真要识真，见真浑未悟。

一笑再相逢，驱车东平路。

众人正在传观，只见字迹渐灭，须臾之间，连这幅白纸也不见了。众人才信是神仙，一哄而散。只有那僧人失脱了一车子钱财，意气沮丧，忽想着诗中“一笑再相逢，驱车东平路”之语，急急忙忙行到东平路上，认得自家的钱车，那钱物依然分毫不动。那道人立于车旁，举手笑道：“相待久矣！钱车可自收去。”又叹道：“出家之人，尚且惜钱如此，更有何人不爱钱者？普天下无一人可度，可怜哉！可痛哉！”言讫腾云而去。那僧人惊呆了半晌，去看那车轮上，每边各有一个口字，二口成吕，乃知吕洞宾也。懊悔无及。正是：

天上神仙容易遇，世间难得舍财人。

方才说吕洞宾的故事，因为那僧人舍不得这一车子钱，把个活神仙，当面错过。有人论：这一车子钱，岂是小事，也怪那僧人不得。世上还有一文钱也舍不得的。依在下看来，舍得一车子钱，就从那舍得一文钱这一念算计入来。不要把钱多钱少，看做两样。如今听在下说这一文钱小小的故事。列位看官们，各宜警醒，惩忿窒欲，且休望超凡人道，也是保身保家的正理。诗云：

不争闲气不贪钱，舍得钱时结得缘。

除却钱财烦恼少，无烦无恼即神仙。

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个马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磁器为业，四方商贾，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就中单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个窑户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尽可度日有余。那杨氏年三十六岁，貌颇不丑，也肯与人活动。只为老公利害，只好背地里偶一为之，却不敢明当做事。所生一子，名唤邱长儿，年十四岁，资性愚鲁，尚未会做活，只在家中走跳。忽一日杨氏患肚疼，思想椒汤吃，把一文钱教长儿到市上买椒。长儿拿了一文钱，才走出门，刚刚遇着东间壁一般做磁胚刘三旺的儿子，叫做再旺，也走出门来。那再旺年十三岁，比长儿倒乖巧，平日喜的是槌钱耍子。——怎的样槌钱？也有八个六个，槌出或字或背，一色的谓之浑成。也有七个五个，槌去一背一字间花儿去的，谓之背间。——再旺和长儿，闲常有钱时，多曾在巷口一个空阶头上耍过来。这一日巷中相遇，同走到当初耍钱去处，再旺又要和长儿耍子，长儿道：“我今日没有钱在身边。”再旺道：“你买椒，一定有钱。”长儿道：“只有得一文钱。”再旺道：“你往哪里去？”长儿道：“娘肚疼，叫我买椒泡汤吃。”再旺道：“一文钱也好耍，我也把一文与你赌个背字，两背的便都赢去，两字便输，一字一背不算。”长儿道：“这文钱是要买椒的，倘或输与你了，把什么去买？”再旺道：“不妨事，你若赢了是造化，若输了时，我借与你，下次还我就是。”长儿一时不老成，就把这文

钱撒在地上。再旺在兜里也摸出一个钱丢下地来。长儿的钱是个背，再旺的是个字。擲钱也有先后常规，该是背的先擲。长儿拣起两文钱，摊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叫声：“背。”擲将下去，果然两背。长儿赢了。收起一文，留一文在地。再旺又在兜肚里摸出一文钱来，连地下这文钱拣起，一般样，摊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叫声：“背。”擲将下去，却是两个字，又是再旺输了。长儿把两个钱都收起，和自己这一文钱，共是三个。长儿赢得顺流，动了赌兴，问再旺道：“还有钱么？”再旺道：“钱尽有，只怕你没造化赢得。”当下伸手在兜肚里摸出十来个净钱，捻在手里，啧啧夸道：“好钱！好钱！”问长儿：“还敢擲么？”又丢下一文来。长儿又擲了两背，第四次再旺擲，又是两字。一连擲了十来次，都是长儿赢了，共得了十二文。分明是掘藏一般。喜得长儿笑容满面，拿了钱便走。再旺那肯放他，上前拦住道：“你赢了我许多钱，走哪里去？”长儿道：“娘肚疼，等椒汤吃，我去去，闲时再来。”再旺道：“我还有钱在腰里，你赢得时，我送你。”长儿只是要去，再旺发起喉急来，便道：“你若不肯擲时，还了我的钱便罢。你把一文钱来骗了我许多钱，如何就去？”长儿道：“我是擲得有采，须不是白夺你的。”再旺索性把兜肚里钱，尽数取出，约莫有二三十文，做一堆儿堆在地下道：“待我输尽了这些钱，便放你走。”长儿是个小厮家，眼孔浅，见了这钱，不觉贪心又起；况且再旺抵死缠住，只得又擲。谁知风无常顺，兵无常胜。这番采头又论到再旺了。照前擲了一二十次，虽则中间互有胜负，却是再旺赢得多。到结未来，这十二文钱，依旧被他复去。长儿刚

钱撒在地上。再旺在兜里也摸出一个钱丢下地来。长儿的钱是个背，再旺的是个字。擲钱也有先后常规，该是背的先擲。长儿拣起两文钱，摊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叫声：“背。”擲将下去，果然两背。长儿赢了。收起一文，留一文在地。再旺又在兜肚里摸出一文钱来，连地下这文钱拣起，一般样，摊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叫声：“背。”擲将下去，却是两个字，又是再旺输了。长儿把两个钱都收起，和自己这一文钱，共是三个。长儿赢得顺流，动了赌兴，问再旺道：“还有钱么？”再旺道：“钱尽有，只怕你没造化赢得。”当下伸手在兜肚里摸出十来个净钱，捻在手里，啧啧夸道：“好钱！好钱！”问长儿：“还敢擲么？”又丢下一文来。长儿又擲了两背，第四次再旺擲，又是两字。一连擲了十来次，都是长儿赢了，共得了十二文。分明是掘藏一般。喜得长儿笑容满面，拿了钱便走。再旺那肯放他，上前拦住道：“你赢了我许多钱，走哪里去？”长儿道：“娘肚疼，等椒汤吃，我去去，闲时再来。”再旺道：“我还有钱在腰里，你赢得时，我送你。”长儿只是要去，再旺发起喉急来，便道：“你若不肯擲时，还了我的钱便罢。你把一文钱来骗了我许多钱，如何就去？”长儿道：“我是擲得有采，须不是白夺你的。”再旺索性把兜肚里钱，尽数取出，约莫有二三十文，做一堆儿堆在地下道：“待我输尽了这些钱，便放你走。”长儿是个小厮家，眼孔浅，见了这钱，不觉贪心又起；况且再旺抵死缠住，只得又擲。谁知风无常顺，兵无常胜。这番采头又论到再旺了。照前擲了一二十次，虽则中间互有胜负，却是再旺赢得多。到结未来，这十二文钱，依旧被他复去。长儿刚

骂自己儿子不该撷钱，不该怪别人。况且一文钱，所值几何，既输了去，只索罢休。单因杨氏一时不明，惹出一场大祸，辗转的害了多少人的性命。正是：

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

杨氏因等候长儿不来，一肚子恶气，正没出豁，听说赢了他儿子的一文钱，便骂道：“天杀的贼种！要钱时，何不教你娘趁汉去，来骗我家小厮撷钱。”口里一头骂，一头便扯再旺来打。恰正抓住了兜肚，啗下两个栗暴。那小厮打急了，把身子来一挣，却挣断了兜肚带子，落下地来。索郎一声响，兜肚子里面的钱，撒了一地。杨氏道：“只还我那一文便了。”长儿得了娘的口气，就势抢了一把钱，奔进自屋里去。再旺就叫起屈来。杨氏赶进屋里，喝教长儿还了他钱。长儿被娘逼不过，把钱对着街上一撒，再旺一头哭，一头骂，一头捡钱。捡起时，少了六七文钱，情知是长儿藏下，拦着门只顾骂。杨氏道：“也不见这天杀的野贼种，恁地撒泼！”把大门关上，走进去了。再旺敲了一回门，又骂了一回，哭到自屋里去。母亲孙大娘正在灶下烧火，问其缘故，再旺哭诉道：“长儿抢了我的钱，他的娘不说他不是，他骂娘养汉，野杂的种，要钱时何不教你娘养汉。”孙大娘不听时，万事全休，一听了这句不入耳的言语，不觉：

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原来孙大娘最痛儿子，极是护短，又兼性暴，能言快语，是个揽事的女都头。若相骂起来，一连骂十来日，也不口干，有名称做绰板婆。他与邱家只隔得三四个间壁居住，也晓得杨氏平日有些不三不四的毛病，只为从无口面，不好发挥出

来。一闻再旺之语，太阳里爆出火来，立在街头，骂道：“狗泼妇，狗淫妇！自己瞒着老公趁汉子，我不管你罢了，倒来谤别人。老娘人便看不像，却替老公争气。前门不进师姑，后门不进和尚，拳头上立得人起，臂膊上走得马过，不像你那狗淫妇，人硬货不硬，表壮里不壮，作成老公带了绿帽儿，羞也不羞！还亏你老着脸在街坊上骂人。便臊贱时，也不恁般般做作！我家小厮年幼，连头带脑，也还不够与你补空，你休得缠他！臊发时还去寻那旧汉子，是多寻几遭，多养了几个野贼种，大起来好做贼。”一声泼妇，一声淫妇，骂一个路绝人稀。杨氏怕老公，不敢揽事，又没处出气，只得骂长儿道：“都是你那小天杀的，不学好，引这长舌妇开口。”提起木柴，把长儿劈头就打，打得长儿头破血淋，嚎啕大哭。邱乙大正从窑上回来，听得孙大娘叫骂，侧耳多时，一句句都听在肚里，想道：“是那家婆娘不秀气？替老公妆幌子，惹得绰板婆叫骂。”及至回家，见长儿啼哭，问起缘由，倒是自家家里招揽的是非。邱乙大是个硬汉，怕人耻笑，声也不喷，气忿忿地坐下。远远的听得骂声不绝，直到黄昏后，方才住口。邱乙大吃了几碗酒，等到夜深人静，叫老婆来盘问道：“你这贱人瞒着我做的好事！趁的许多汉子，姓甚名谁？好好招将出来，我自去寻他说话。”那婆娘原是怕老公的，听得这句话，分明似半空中响一个霹雳，战兢兢还敢开口？邱乙大道：“泼贱妇，你有本事偷汉子，如何没本事说出来？若要不知，除非莫为。瞒得老公，瞒不得邻里，今日教我如何做人？你快快说来，也得我心下明白。”杨氏道：“没有这事，教我说谁来？”邱乙大道：“真个没有？”杨氏道：“没有。”邱乙大道：

“既是没有时，他们如何说你，你如何凭他说，不则一声？显是心虚口软，应他不得。若是真个没有，是他们诈说你时，你今夜吊死在他门上，方表你清白，也出脱了我的丑名。明日我好与他讲话。”那婆娘怎肯走动，流下泪来，被邱乙大三两个巴掌，掇出大门。把一条戏索丢与他，叫道：“快死快死！不死便是恋汉子了。”说罢，关上门儿进来。长儿要来开门，被乙大一顿栗暴，打得哭了一场睡去了。乙大有了几分酒意，也自睡去。单剩杨氏在门外好苦，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千不是，万不是，只是自家不是，除却死，别无良策。自悲自怨了多时，恐怕天明，慌慌张张的取了麻索，去认那刘三旺的门首。也是将死的人，失魂颠智，刘家本在东间壁第三家，却错走到西边去，走过了五六家，到第七家。见门面与刘家相象，忙忙的把几块乱砖衬脚，搭上麻索于檐下，系颈自尽。可怜伶俐妇人，只为一文钱斗气，丧了性命。正是：

地下新添恶死鬼，人间不见画花人。

却说西邻第七家，是个打铁的匠人门首。这匠人诨名叫做白铁，每夜四更，便起来打铁。偶然开了大门撒溺，忽然一阵冷风，吹得毛骨竦然，定睛看时，吃了一惊。

不是傀儡场中鲍老，竟像秋千架上佳人。

檐下挂着一件物事，不知是那里来的？好不怕人！犹恐是眼花，转身进屋，点个火来一照，原来是新缢的妇人，咽喉气断，眼见得救不活了。欲待不去照管他，到天明被做公的看见，却不是一场飞来横祸，辨不清的官司。思量一计：“将他移在别处，与我便无干了。”担着惊恐，上前去解这麻索。那白铁本来有些蛮力，轻轻的便取下挂来，背出正街，心

慌意急，不暇致详，向一家门里撇下。头也不回，竟自归家，兀自连打几个寒噤，铁也不敢打了，复上床去睡卧，不在话下。

且说邱乙大，黑早起来开门，打听老婆消息，走到刘三旺门前，并无动静，直走到巷口，也没些踪影，又回来坐地寻思：“莫不是这贱妇逃走他方去了？”又想：“他出门稀少，又是黑暗里，如何行动？”又想道：“他若不死时，麻索必然还在。”再到门前去看时，地下不见麻绳，定是死了刘家门首，被他知觉，藏过了尸首，与我白赖。又想：“刘三旺昨晚不回，只有那绰板婆和小厮在家，那有力量搬运？”又想道：“虫蚁也有几只脚儿，岂有人无帮助？且等他开门出来，看他什么光景，见貌辨色，可知就里。”等到刘家开门，再旺出来，把钱去市心里买馍馍点心，并不见有一些惊慌之意。邱乙大心中委决不下，又到街前街后闲荡，打探一回，并无影响。回来看见长儿还睡在床上打鼾，不觉怒起，掀开被，向腿上四五下，打得这小厮睡梦里直跳起来。邱乙大道：“娘也被刘家逼死了，你不去讨命，还只管睡！”这句话，分明邱乙大教长儿去惹事，看风色。长儿听说娘死了，便哭起来，忙忙的穿了衣服，带着哭，一径直赶到刘三旺门首去，骂道：“狗娼根狗淫妇！还我娘来？”那绰板婆孙大娘，见长儿骂上门，如何耐得，急赶出来，骂道：“千人射的野贼种，敢上门欺负老娘么？”便揪着长儿头发，却待要打，见邱乙大过来，就放了手。这小厮满街乱跳乱舞，带哭带骂讨娘，邱乙大耐不住，也骂起来。那绰板婆怎肯相让，旁边钻出个再旺来相帮，两下干骂一场，都里劝开。邱乙大教长儿看守家里，自去街上央人

写了状词，赶到浮梁县告刘三旺和妻孙氏人命事情。大尹准了状词，差了拘拿原告和邻里干证到官审问。原来绰板孙氏平昔口嘴不好，极是要冲撞人，邻里都不欢喜；因此说话中间，未免偏向邱乙大几分，把相骂的事情，增添得重大了，隐隐的将这人命，射实在绰板婆身上。这大尹见众人说话相同，信以为实。错认刘三旺将尸藏匿在家，希图脱罪。差人搜检，连地也翻了转来，只是搜寻不出，故此难以定罪。且不用刑，将绰板婆拘禁，差人押刘三旺寻访杨氏下落，邱乙大讨保在外。这场官司好难结哩！有分教：

绰板婆消停口舌，磁器匠耽误生涯。

这事且搁过不提。再说白铁将那尸首，却撇在一个开酒店的人家门首。那店主人王公，年纪六十余岁，有个妈妈，靠着卖酒过日。是夜睡至五更，只听得叩门之声，醒时又不听得。刚刚合眼，却又闻得砰砰声叩响。心中警异，披衣而起，即唤小二起来，开门观看。只见街头上，不横不直，挡着这件物事。王公还道是个醉汉，对小二道：“你仔细看一看，还是远方人，是近处人？若是左近邻里，可叩他家起来，扶了去。”小二依言，俯身下去认看，因背了星光，看不仔细。见颈边拖着麻绳，却认做是条马鞭，便道：“不是近边人，想是个马夫。”王公道：“你怎么晓得他是个马夫？”小二道：“见他身边有根马鞭，故此知得。”王公道：“既不是近处人，由他罢！”小二欺心，要拿他的鞭子，伸手去拾时，却拿不起，只道压了身底下，尽力一扯，那尸首直竖起来，把小二吓了一跳，叫道：“阿呀！”连忙放手。那尸扑的倒下去了。连王公也吃一惊，问道：“这怎么说？”小二道：“只道是根鞭儿，要

拿他的，不想却是缢死的人，颈下扣的绳子。”王公听说，惊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叫道：“这没头官司，叫我如何吃得起？若到了官，如何洗得清？”便与小二商议。小二道：“不打紧，只教他离了我这里，就没事了。”王公道：“说得有理，还是拿到那里去好？”小二道：“撇他在河里罢。”当下二人动手，直抬到河下。远远望见岸上有人，打着灯笼走来，恐怕被他撞见，不管三七二十一，撇在河边，奔回家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岸上打灯笼来的是谁？那人乃是本镇一个大户叫做朱常，为人奸诡百出，变诈多端，是个好打官司的主儿。因与一个隔县姓赵的人家争田。这一早要到田头去割稻，同着十来个家人，拿了许多扁挑索子镰刀，正来下舡。那提灯的在前，走下岸来，只见一人横倒在河边，也认做是个醉汉，便道：“这该死的贪这样脓血！若再一个翻身，却不滚在河里，送了性命。”内中一个家人，叫做卜才，是朱常手下第一出尖的帮手，他只道醉汉身边有些钱钞，就蹲倒身，伸手去摸他腰下，却冰一般冷，缩手不迭，便道：“原来死的了！”朱常听说是死人，心下顿生不良之念。忙叫：“不要慌。拿灯来照看，是老的？是少的？”众人在灯下仔细打灯认，却是个缢死的妇人。朱常道：“你们把他颈里绳解去那掉了，扛下舡里去藏好。”众人道：“老爹，这妇人正不知是甚人谋死的？我们如何倒去招揽是非？”朱常道：“你莫管他，我自有用处。”众人只得依他，解去麻绳，叫起看船的，扛上船，藏在舡里，将平基盖好。朱常道：“卜才，你回去，媳妇子叫五六个来！”卜才道：“这二三十亩稻，够什么砍，要这许多人去做甚？”朱